金陵癸甲紀事略

原叙

金陵癸甲紀事略一卷附粤逆名目錄共一冊姑孰謝介鶴記也介鶴於癸丑春爲賊虜至金陵糧館中乃與金陵張炳元樵李金麗生及同志數百人謀內應年不成

炳元戚之介鶴乃以計遂出依令觀
察静山趙公於鳳山行館因恃陷
賊時所見所聞筆之於書起自
癸丑四月二十九日止於甲寅七月
三十日凡賊之逆天悖人窮凶極
惡及其旦夕厭燼之狀無不略具

而從逆者之譏讚而憫原者亦可惜名而誅焉嗚呼介鶴亦可忍人哉

原敘蓋為謝介鶴而作惟匿其陸氏而不傳焉并梓之以存其廬山真面云爾

戴賡胡祛廣識

敘

吾嘗於倚劍之餘流覽稗乘至蜀碧所紀每歎獻逆之窮究極西僅賴有此書俾當時受其毒後世猶得指其罪而鍛于惡抑知豺狼蛇虺今古

一轍以余觀於謝子介鶴所撰
癸甲紀事略尤不能無慨焉蓋
洪楊諸逆之稱亂於金田也所
集亡命初不過數百人爲官
軍所蹙自楊秀清蕭運齊等
爪牙之而其焰既熾然猶在類

以西迄壬子突圍而出犯長沙破武漢隔徽皖據金陵東南半壁幾成狐兎淵藪所擾地方從之者詿逆繼以惠畏長之其詿逆脅以力惑之其詿逆迷以術余所謂自來莽竊之輩蚕

食鯨吞安能惠烏合螘聚
焉有力牛鬼蛇神何詔術
情無人入其中窺其虛衷
復生而播告天也啟堅毋夏、
逆匪田竊洪猶余遂鎩羽來
江漢諸經以抒蒙懷至未幾

敵圍而不獲與戎行及武爵
盜起那得親其事即知其
無能為越人猶以為見小敵
未見大敵消於今四年矣
消髀肉於短衣長劍中計與
渠魁悍當角不下數百戰畢

識其為難竊矣屬思纍而露之俾從君知所返畏其謂而怙戚者有所省而預行圖繪共滅此而朝食適得介鶴以卷觀其刻良劃悉諸態畢呈固非無微不信圖評而急付剞劂

惟願志士義民覽是集共大興敵愾同仇之志共舉團防保甲之謀使逆匪無所逃於天地庶幾不負介鶴之苦心亦即余之厚望也夫是爲叙

咸豐丁巳季春清明前百湘南

蕺賡氏胡德𣶚書於三陽

營次

金陵癸甲紀事畧目錄

偽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　廣東花縣人　現年四十三歲

偽東王九千歲　楊秀清　廣東加应州人現年卅二歲　遷居于潯州武宣縣鄉人

偽西王八千歲　蕭朝貴　潯州武宣人

偽南王七千歲　馮雲山　潯州桂平庠生

偽北王六千歲　韋昌輝　桂平人豪監

偽翼王五千歲　石達開　武宣人

偽燕王千歲　秦日綱　潯州人

偽護国侯　胡以晄

偽興國侯　　陳承鎔

偽衛　侯　　王玉崑

偽鎮國侯　　盧　拔　以上俱潮州人

偽補天侯　　李国瑜　廣西人

偽東國大宗兄丞相職楊元清　加應人

偽東國王宗兄　　楊來清

偽東國七宗兄丞相職楊國清　俱元清弟

偽北國宗兄丞相職　韋　俊　潯州人

偽翼王宗兄　丞相　石禎祥　潯州人

偽天官正副丞相 曾水源 林鳳祥

偽天官又副丞相揚曾釗係水源姪

偽地官正副丞相 李開芳 黃再興

偽春官正副丞相 崇得天 黃起芳

偽夏官正丞相何震川

偽夏官又正副丞相曾 鄒謙 立琭

偽秋官正副丞相 曾天養 白暉懷

偽秋官又正副丞相陳宗揚朋俱係潯州人

偽冬官正副丞相 羅大綱 賓福壽

偽冬官又副丞相夏相鳳

偽殿前丞相　鍾芳礼　黃戶正　侯間伯　黃文安　坦理揷偽鉞

偽殿前撿點　皆偏鋒　明海澄　林錫保　永李詩　唐正才湖北人　周勝坤　康德遂　鄭春圃

偽殿前指揮　黎樹屏　黃超凡　何錦瑲　葉輝五湖北人

偽殿前侍衛　莫仕暌　黃国光　季辰通　鄭陞福　嗣才太　湖北人

偽將軍　陳桂堂　黃九利叔芳之姪　陳丕成

偽東殿尚書　傅學賢　李壽春　賴漢英系籍江西

刘丞臣　黃士具　侯謙芳　吉成子　芦成才　李凤敷　侯成福　寿居西人

偽北殿尚書姚茂鴻徐茂功張有勛皆湖北人

偽翼殿尚書 潛台孚安徽望人 楊在田湖北人 韋不編 周北順

偽東殿丞宣 陳許志 偽北殿丞宣 何辛金

偽殿前詔書 偽天狀元 偽天燚林 傅少階 胡仁犀 湖北人

偽詔命 劉盛培 自言庠生湖北人

偽殿前左右史 東武翰林 賴漢光 鉤馬廷 廣西人

偽朝儀 黃期陞 偽侍臣 侯成身 賓小壽

偽總聖庫 兵可億 陳讚明 譚順天 陳祿香 以上西人 湖北人

偽典聖庫 曾衡選 曾永隆 俱廣西人

偽總典 辦 貢辦 陳潛武 段可元 俱廣西人

偽總典聖粮 黄為綱 偽春人 羅文俊米 刁日督徙

偽出聖粮 黄河粟 煚王衡 傅忠信 俱廣西人 郭衍宜 湖北人

偽入聖粮 廖益 桂張朝 林翔 文俊 廣西人 住安慶

偽又 正軍中入 聖粮 范逕賀 陳式武 廣東人 參威寓 湖南人

偽典 鉛鈁碼 秦口萌 陳閏良 係日網 傚匪 兄 廣西人

偽典机 將軍 總制 黄炳權 開元 由余附送 年衆人 湖北人

偽東濠 北護 劉文孔 晉亨典 曾承評 陳求云 余文章 黄祖賢 胡復揚 俱廣西人

偽典天興 張立起 劉開仁 黄貴憑 譚祥邦 朱浮勝

偽國醫 劉春山 湖北人

紀事略一書述洪逆自金陵倡亂至金陵癸甲年之事庚申年以後未載聞老諒之

目終

金陵癸甲紀事略

咸豐三年癸丑正月二十九日粵逆洪秀全楊秀清等至金陵其陸路分賊營一二十四座每營多者二三百人少者五六十人老長髮賊不過十之二三餘皆擄諸湖北安徽及各省者設不關城紮營於城外賊必疑懼未嘗不可以少勝多且賊亦不得在城外任

意開挖地道轟城後南門外米行百姓齊心殺賊賊幾敗不意聚寶門城頭開炮百姓搖手弗聽乃散而方伯年之嘔血死其水路賊船自新洲戴勝關上遊夾江泊起至七里洲下遊夾江泊止船雖數千號究之賊數男子約五萬女子約二萬幼童約一萬且船密排於夾江之中偽王船泊於中段設於上中下用船裝積柴草內藏引火之藥三路縱火則船不得開成灰燼矣老長髮賊亦無路勢必竄岸死戰然敵亂

不聚戰亦易敗其新虜及女弱等惟有赴水而已乃

闖賊未及計此可慨也

賊在城外屢講道理示人無非天父天兄救人生出各偽王教導你們衆兄弟姊妹好大福氣將來享福無窮等語做出無數醜態而不自知其醜嗣後入城亦然又詭言不殺人有先來進貢者給貢單爲記大隊始不相擾人半信之進銀及洋錢米菜猪鷄鴨等取偽單貼於門前孰意賊見單益搜索知其不備疑

惡極

其私藏之多也

妖邪惑衆詐偽貪婪用敢假托上天之尊售其鬼域之術安得縶猝逆之頸寸磔以謝天下爲快也

二月初十日賊於北門地道礟發城崩賊扒城礟又發石飛迸打賊跌落死傷甚多賊亡命即踹賊屍上援足而登復爲官兵鎗礟斃傷抵貨爭割賊首持赴總局獻功官兵遂與賊擁一至急調南門水漢西門城頭兵至北城禦賊賊大敗從水西門扒入城開城門

血進于堂兵賊交殺屍橫地上不計其數大城遂破上元縣劉公朝服坐堂上罵賊賊寧殺已毋傷百姓賊不殺乃急投署後溝水殉難其餘殉難者未及者城內紳耆衿民閉室自焚及投水雉經服毒不計其數劉公惜逸其名惟殉節愛民慷慨罵賊雖死猶生彼睢陽之舌常山之齒可以後先競爽並傳不朽矣

大城破將軍率官兵守皇城滿洲婦女幼弱亦登埤

助守次日賊衆至礟發斃賊無算賊有增無減官兵力竭又連日未食難拒禦賊扒城開門入混戰一日將軍及闔城皆殉難婦弱未殺盡者賊驅出城至河下殺之棄諸水

忠魂毅魄萃於一時不愧食祿之效他日旌揚忠烈焜燿史冊足以遺芳千古

賊初入城猶未敢遠入人家懼有官兵藏伏路遇人必殺十二日見人則促使抬屍棄諸河否則殺數日

傳鑼令百姓留髮刻刻故不開張將搜殺各舖戶已擄掠一空而賊猶查人又搜索盡其壯者則拖去爲聽使前後衣着黃補寫賊銜謂之招衣幼童則擄去爲假子或爲打扇打扇乃賊子小僕名常持馬鞭洋傘及扇隨賊後諸賊最愛童子相與嬉戲而已並無所謂童子兵也其時老病者詢問惟不使男子歸已家歸則謂與女子私犯天條當殺于是男子先分館聚處而賊乃得肆志入百姓家搜掠無所不至

先是傳偽諭令人進偽貢給與使貼門墻則不入其家否則搜出銀十兩金一兩者殺而稍有資力之家咸獻金銀貼偽單賊搶物遂以此爲記得以知其有無也

街道既淸于是賊用鑼鼓數百迎天賊入制府署居之然此一入不見其出盡棄賊以此轎禁使之自死之意其偽王娘數十皆以黃紬蓋頭騎馬跣足焉

男館既立賊又趕女子出不准私住於是扶老攜幼

負行李慢慢道路得間投河者無算賊驅之東復驅之西不得哭哭則爲妖非鞭即殺不得已露宿檐下越日乃分前後左右中五軍女館每軍以一至八又分爲八軍軍設僞女軍帥一統女百長數十以拘來女子其夫與子尋蹤至雖見而不敢交一言言則爲犯天條以此受杖及死者甚夥其時城北幽僻之地尚有百姓潛伏者賊以搜物至其處覺焉乃驚散男子驅女子赴水漢西門外盡殺之棄諸河男女館設

逼人敬天父代具黄紙奏章作誓語謂之悔罪夫敬
天人所同也天王爲邪教𢌿逆惑人又竊天主教之
餘似名爲天父降于東賊口代天父言謂之下凡愚
蠢竊信之繼亦悟其詐又卽其詐以詐衆人且言敬
天兄耶穌耶穌西方之聖人也西方口外諸國信奉
最篤而辨之甚明乃粵逆强曰天兄謂耶穌爲天父
之第一子天賊爲第二子南賊爲第三子東賊爲第
四子北賊爲第五子西賊婧爲第六女𦮷賊爲第七

子係雖其父兄子孫皆爲該賊等之弟毋嫂姊女皆爲該賊等之妹又出有賊所作讚美曰讚美上帝爲天聖父讚美耶穌爲救世聖主讚美聖神風爲聖靈讚美三位爲一合眞神眞道豈與世道相同能救人靈享福無窮知者踴躍接之爲福愚者省悟天堂路通天父鴻恩廣大無邊不惜太子遣降人間捐命代贖吾儕罪孽人知悔改魂得昇天率衆朝夕誦之又毋茶飯先點誦小子跪在地下敬謝天父上主皇上

帝祝福小子日日有衣有食無災無難魂得昇天久
睡朝起亦誦小子跪在地下懇求天父上主皇上帝
時賜聖神風化醒迷濛在天金旨成行在地有衣有
食無災無難感謝天父上主皇上帝如在天焉俯准
所求心誠所願更爲天父七日造成天地山海人物
每屆七日爲一讚期街設大旂寫明日禮拜各宜虔
敬三更具果品糕點羣誦讚美申奏章亦書小子號
在地下懇求等語而各僞府鑼鼓礮聲振耳將洋縐

御批付諸火詔之繳還天父老長毛病亦具奏章用小子跪在地下講語若人代求其言甚哀十天條賊以禁人犯則殺不能背誦者輙受杖責不知如賊者敬拜上帝何益之有七日再拜得罪無所禱也爺火華天父名先避之継又不避父母兄弟離散從何處孝敬夫妻相處亦為奸惟逆賊逼辱民女數十人則不犯謊話賊常有搶掠賊常行貪淫賊之本心但禁人而已十天條之說可概見矣

逆賊出僞示死不用棺用爲妖香火不設設爲邪賊心不爲獸若奚死爲昇天爲喜事不准哭而東賊子死賊淚下如雨日遂失明賊自上遊擄船隻下金陵訛謂船戶送到不留船許自返並不必蓄髮開水手名將厚賞及金陵城破盡數驅之入其願附者易船不願附者分入諸賊館爲聽使各船所自有之物並沒於賊猶逼城內外之壯者登船驅赴揚州鎮江乘間逃者亦不少

百姓見有揚州鎮江之驅或自盡或竊逃城內兆徼賊懼偽承相鍾芳禮性稍和平乃有機匠之擬言為匠做工則不打仗且投入機匠之家凡遇賊搜查告偽相輒杖賊追還於是投機匠稱以伏處約二萬人後有雜行之設亦如之周才太偽巡查性不好殺見老而無依者輒憐之請於賊議立牌尾館蔡廢使守館老病使掃街道拾字紙亦不打仗於是佯病入牌尾館者七八千人

賊見菜地爭貼封皮即據爲已有使人種菜亦不打仗故匿於菜園者亦數千人
賊不識字傳僞令凡讀書識字者悉赴詔書否則斬搜出匿者同罪乃得數百人使爲詩及對又試以爲示合賊式者分入各賊館爲書吏亦不打仗
官兵打仗時有以函恭到賊所識及相遇官兵殺賊賊始知又城中人假賊黃招衣出城賊覺於是加僞聖庫民於衣無則殺

賊僞詔改書如聖改正上改向至祭祀祖先俱爲妖
二帝三王均爲僭悉改之改字如國改国華改花火
改亮老改考亥改開丑改好卯改榮等類謬妄費解
賊所虜湖北安徽米船泊儀鳳門外鹽船泊漢西門
外令女僞官持旂悉驅女人出城背米鹽入各倉看
童子執鞭驅打使之速行謂之把卡至昏始息有路
遠不能回館者或自縊於空屋或赴水死或雨露泥
滑跌傷至死餘俱露宿天賊東賊僞府多毀民居拓

益其巢穴封泥木匠爲僞將軍僞總制數十人使率隊做工又著女僞官分領女人爲人抬轎挖溝每日黎明出黃昏返

衆賊淫無度報以予死兩賊子又死悲甚兩目失明非能覩作天父下凡狀詔各姊妹不知敬天父天父將降病於衆姊妹今秀清患目疾代衆姊妹贖病也於是令僞女官傳各館女子皆識字不能者杖並傳僞諭有能醫目復明者賞以丞相職

機匠既多傳爲令每館要數人出城拾米及出恐脅使上船至江西先是稍有貲者用銀買入爲機匠匿勿出於是搜機匠並搜銀錢衣物至是剩機匠五六千人

賊之湖南北人及水營水手約以紅袖裹口爲記反戈殺賊議未定又聚飲於錦匠館金龍館立書歃血醉甚謀泄東賊假天父下凡執其首按名悉殺之又諉謂水手汝等思歸乃爾無罪勿恐越數日使無名

者赴江西有名者認人殺之
殺賊之謀未泄人能私自過館其數尚難稽查至是賊有門牌之設以館長出名統於其下月送册於偽詔書以核其數調往他處及逃走者均註明其時男館廣西約千五百人廣東約二千五百人湖南約萬人湖北約三萬人安徽約三千人各省約二千人金陵約五萬人鎮江揚州約五千人女館廣東西約二千五百人湖南約四百人湖北約一萬五千人安徽

約三千人鎮揚約萬人金陵約十萬人此頁甚人數
城中凡男子十六歲起五十歲止謂之牌面餘為牌
尾牌面半使竄往上游而逃走亦多人數不敷用乃
取牌尾館之老而健者使上城頭打更仍不敷用雖
老而病者亦使上城頭打更於是逃者益衆而牌尾
館人數僅三千人矣

賊聞於井中及花盆得金銀於是凡井中及花盆衣
墻仰板悉開挖或有或無但見一缸水者而金陵房

屋廬不拆壞

東門外大營立賊懼乃使女子二萬人每日出城開挖濠溝送竹簽子每日路斃者有人鎗子傷者有人藉出逃逸者亦有人

東門外麥熟久未割乃使女子割麥又見油菜子熟乃使牌尾收打菜子

賊初入城發糧無數求取者即與之既有名數可稽議每日發米數男館如泥木匠一觔半各偽衙一觔

四兩各匠一觔牌尾半觔女館湖南以前每名一觔
湖北以前每名六兩
出城逃走謂之變妖前無稽查嗣乃用偽印關憑交
於賊官及館長出城以此為信
逆賊禁用歷日無能算者故單月三十一日雙月三
十日不知用閏法癸丑二月初十日又訛一日故度
干亦遲一日八月又改月為期日為旦不准用日月
二字是以明自供期年日止矣天心厭亂可知

賊之妄與正朔可謂悖謬已極而介鶴期年而止之說其忠憤之氣已情見乎詞矣

賊令人抄僞詔書自戊申起敘至入金陵城等事前冊馮雲山手後出曾釗揚何震川諸賊手詞用七字何以詔說起繼以不表且說又以下回分解作卷終而其淫亂邪恠亦自供不諱人刻創世傳賊竊西方翻本也餘俱天賊南賊自作惟下凡諸詔書東賊命曾釗揚何震川作

雖未經見其書想見鄙俚俱褻鄉曲下里之俗音而不若即謂之賊之自作供狀亦可惟牛鬼蛇神四字足以盡之矣

賊之僞號必假天僞王號又加牛鬼蛇神字樣以爲奇僞侯號亦然

擬賊之意以爲六合之內尊莫尊於天故賊無不僭用此字今特謹避之易之以大軍中原有太平犬之呼易之者所以從乎衆而快人心且明正其

僭妄之罪也

賊偽丞相有正副又正副分六官計二十四名偽殿前丞相四名偽檢點偽指揮單為偽殿左雙為偽殿右以次排偽檢點計三十名偽指揮計三十六名偽將軍及總制俱分金木水火土無定額偽總制一統偽監軍一偽軍帥五偽師帥二十五偽旅帥一百二十五偽司馬六百二十五此帶兵偽正職也餘俱為偽雜職偽恩賞[illegible]職[illegible][illegible]城[illegible]有偽[illegible]將軍帶信[illegible]

僞疏附總制守關有僞提關指揮
天賊僞侍衛九十六名亦能帶兵職同僞檢點餘俱
下一等以五千及二十四氣分名
賊之僞官制亚不免勦襲前代史書且是無知妄
作惟有拉雜付之一火爲快也
僞左右史僞侍臣均職同僞檢點僞朝議僞詔書僞
詔命均職同僞檢點衆賊僞尚書僞承宣僞指使俱
職同僞檢點僞恭護僞僕射均下僞指使一等北賊

闖賊之統下偽官以次下東賊之偽官一等偽總典官均職同偽檢點其次同偽指揮軍中偽典官均同偽總制偽監亦然

凡賊之偽官職名雖多均未足其數徒以誇耀於人也由永安以前來附之賊均為功勛加一等

賊婦稱呼偽侯婦稱貴人偽伯至偽旅帥婦同稱其下稱偽夫人另設女偽官如在偽府者偽丞相偽檢點居多其在外統帶女偽官者有偽軍帥其餘夫偽[illegible]

長偽長俱用黃巾紫頭上寫偽銜軍帥以上皆大腳蠻婆首長湖北最多

賊之偽服色如偽王帽用龍鳳馬褂袍靴繡龍鳳不拘偽侯相帽用鳳偽檢指帽用麟袍帶均穿黃色雜職紅色馬褂均黃色靴皆紅色偽將軍偽總制帽用獅偽監軍偽軍帥帽用虎均紅袍黃褂靴黑色偽師帥偽旅帥帽用彪均藍袍紅馬褂司馬帽用鶴有職均准紫黃巾餘紅巾

賊之偽府偽衙如賊王居偽名府賊官居偽名衙偽府大門用金描畫龍虎門內不准男子入照壁以五彩繪畫龍虎甬道中有高臺謂之敬天父臺兩傍排大鑼數十對前牌樓三東西偽朝房東賊偽府少減北翼兩賊但畫門用鑼餘似無偽衙偽侯畫鳳偽相畫象餘貼紅紙而已

賊之偽儀制天賊未見嘗天賊偽府火起潛出一次並北賊偽府旋亦潛入平時總不出東賊軟禁之故

也
東賊出轎用黃呢繡五彩賊從約千人北賊減三分之二頭賊又減半於北賊僞官相檢點俱用五彩紅呢轎俱用方僞指揮以下騎馬黃傘尖角旗鑼二面無鼓樂

賊之相見禮下一等者跪不准揖拜初見早則曰大人食朝不曾夜則曰大人食夜不曾路遇亦然受跣足雖袍帽騎馬亦然著黃色厚底靴喜八音匣子賊

謂之鳳琴坐馬上帶於腰間以為樂
賊之打仗偽令先吹號角齊人至北賊偽府聽令後
又改在真賊偽府賊頭目一人持名牌一人執大尖
角旂導衆立候指揮焉賊所逼脅者在前老長毛尾
後敗則跪念天父看顧四字疑為有術誤矣識其故
正可趁此追殺之
種種醜惡之狀亦何可嘔惟惜被脅之民不能倒
戈殺賊為憾耳

賊各偽王生日先期進貢院考試出題如東王九千秋真道豈與世道相同等語取偽狀元一偽榜眼一偽探花一偽傳臚一偽翰林百餘偽進士數百一甲職同偽指揮二甲職同偽將軍三甲職同偽總制東賊為東試天賊為天試餘賊仿此而東賊偽狀元取纔三日即逃去不知所終

賊各偽王生日必先逼選民女百餘人由偽丞相蒙得天再選納需十五人以進各賊每次天賊六人東

賊六人北賊二人翼賊一人謂天父憐各人勞心過
甚賜來美女也。

所遭如此不如無生而肆逆之惡殆難擢髮數矣

偽王生日偽女官送禮最盛用糯米做成各式糕點
列方桌上或兩三抬或四五抬俱係女子前用大鑼
兩面黃傘一柄後則女官跣足騎馬親送入偽府賊
官送禮亦用棹抬進至日均至偽府陪誦讚美謂之
謝天父惟天賊偽幼主生日留飯給銀牌

東賊造大床四面玻璃中注水養金魚蝦稱奇巧桄長四尺五寸

是何種類飄敢意逐時驕而奇侈淫巧若此天固壓之或稍延尸居餘氣以待戮俘耳

賊很少乃議發稻凡各匠及牌尾女人皆發稻其時男館在前之人竄上游者半逃走者半新附而來者亦半如廣西約剩千人廣東約剩一二千人湖南約剩五六千人湖北約萬餘人安徽約剩二三千人廬州及

各府新附者約萬餘人與國州黃州新附者約萬餘人各省約剩千人江西新附者約五六千人金陵約剩二萬人鎮揚約剩三千人揚州新回者約四千人女館廣東西約二千四百人湖南約三百人湖北約二萬三千人安徽約二千七百人鎮揚及新回共約萬二千金陵約剩九萬人此各省人數

咸豐四年正月元旦金陵[illegible]女[illegible]各共相慶賀偽女官挐去或杖或枷鎖[illegible]同[illegible]慶賀為

賊所覺亦多受杖時賊營十二月二十四日也

婦女着裙甚屬細故此亦予以枷杖可謂無往不

虐矣可殺可殺

正月七日賊以為元旦天大雪未明誦讚放礮震地

賊亦飛刺相慶賀見面不跪不揖但曰高升而已

金陵廩膳生張炳元偕內應與大營約初七八九等

乘賊慶賀元節不爲備出賊不意進攻東門偽守城

官陳桂堂許斬關相應不意傳信人遲誤改約初九

初十十一日適賊於初八日調陳桂堂至七里洲水營初十日官兵至城外見城頭無人響應乃返顛倒錯亂坐失機宜殊深歎惜

賊初言演劇為邪教繼於池州得戲箱數十隻回金陵乃招優伶演劇東賊在清涼山試之甚偽瑜搭臺於偽府引壁內以備開戲適賊目疾復發乃止鄭孟顧曲人生樂事逆賊罪惡滔天豈能享此故天奪其魄俾失其明亦神人所共憤也快哉

東賊僞諭朝夕敬天父男樂在外女樂在内搜過金
陵樂妓進僞府每賊數十名朝夕彈琵琶以從淡讚
賊獲城外男子見其壯偉以爲妖壽刑逼之認係大
營探報等語並言以自衛爲詞於是賊至五鼓吹號
角傳齊各僞銜人等至北城僞府前下木栅搜獲白
布十餘塊即領禁千條人三日刑逼無據令賊官各
自取保但殺數人乃禁僞語詐棄市出首予以職爲
訪試僞指揮由是路遇若不相識焉

禁若牛毛偶語棄市此秦之苛政也何醜類亦復若此而民尤不堪其塗毒矣

張炳元謀內應因前期未践而陳桂堂又調水營乃出城赴大營與向帥議定約齊同志者出城于買賣街官兵扮賣物者伍百如期亦至其處計相見後把持城門接應官兵入城大隊隨其後至日適微雨官兵大隊掌號而來未及買賣街而城頭礮發同志轉至城門已閉矣官兵退同志乃入城賊由是疑遂於

東門內接門砌甕巷砦五尺長箭餘兩頭設大木栅以鐵索繞固焉

越日太師合六品軍功田玉梅四川人入城與同志議約期至城頭候官兵至城下斷守門及守礮諸賊開門接應議未定炳元意欲於南門再得一路接應至南門遇陳桂堂之書吏張某者扭至偽侯黃玉崑衙出首自言前與炳元同志約炳元使得欽差印乃有據自後未見炳元今路遇得以扭至玉崑刑訊無

供又易他賊訊備極慘毒幾死復活炳元言陳桂堂之書吏張某吸食鴉片我前見而勸之今挾嫌誣我賊立搜張某館得鴉片筒尤殺張某復詢炳元至北賊偽衙加刑詘之炳元自知必死乃認逼大營但我係江南人非有老兄弟為首教我我亦不敢遂羅織老長毛數十賊盡殺之而未吐同志一人

張炳元金麗生俱習士也惜所謀不諧而忠憤之氣亦足以傳不朽矣

同志始猶冀炳元得免嗣見事實將就殺急與大營計約田玉梅等九人入城與同志五十八訂期至東城頭斬關接應是日官兵聲號起未及至城上田玉梅等已斬城門守與守徼長毛賊十餘人將開柵鐵索與鎖重匝未及開賊開城外聲號率大隊賊至玉梅等不得動手乃散伏於各館賊見五十人內有若機匠及牌尾與菜園人乃搜機匠牌尾菜園果得欽差印三四張遂鎖禁數百人又搜各館得數百人俱

禁于貢院內賊意欲盡殺之嗣傳僞諭如有廣西館長取保釋去計殺二百餘人炳元亦遇難至是機匠僅存二千人牌尾館屢柔圖倖存數百人賊前有招用泥水木匠之令玉栅等即扮泥水匠入內應破封城三日用玉栅等尚匿泥水匠將軍孫知禮衙內不意知禮打扇幼童自投東賊出首具陳知禮引進玉栅等九人狀東賊密令賊官訪拏諸是日城閉玉栅等先逸但鎖孫知禮及統下僞總制等數人殺之由

一題收前用關憑另用盤賊發牌出城記入數於辦入城再查對而各衙書吏均不許出城

一使斯謀不泄或遠起乘之則厥功偉哉乃機事不密敗露於厥囊之僕古之罹此禍者尤不可勝數可不慎諸

賊有改讚美魂得昇天一句爲功成名就者東賊怒杖殺之嗣與天賊議又易其語曰讚美上帝爲天聖父是魂爺獨一眞人讚美天兄爲救世主是聖人捨

命代人讚美東王爲聖神風是聖靈贖病救人讚美
西王爲雨師是高天貴人讚美南王爲雲師是高天
正人讚美北王爲雷師是高天仁人讚美燕王爲霜
師是高天忠人讚美豫王爲露師是高天直人後接
眞道等語惟恐外人能誦得以混入賊隊故又增
易之嗣將燕豫二賊讚美删去荒誕不經彼兩可哄
賊傳僞令着女館各送井闌圈一個于東賊僞府不
知何用女子十餘人輪抬不起人多受傷又傳僞令

賊爭女館送小老鼠數對臭虫數對於僞府亦不然何用眞邪惟也

賊前收禁未殺之人內有因瘡因蝨剪髮者酷刑追問不得已以適大營對賊又吹號筒傳齊城中人等驗髮凡剪髮者盡鎖入貢院並傳僞令如各館尙有剪髮之人不速送至貢院査出卽殺於是各館紛紛送人至貢院共計男子二千餘人又令僞女官搜各女館金陵風俗女子多剪前後髮賊不之問亦搜得

二千餘人幼童數百人禁于貢院東賊初意將盡殺有常大妹者東賊妾母也至東僞府擊鼓鳴冤言其子因瘵剪髮被鎖在貢院求釋放東賊大怒言因瘵剪髮事出有因何至冤屈乃爾我之舅尚肰不知冤屈多少兄弟姊妹來乃出僞諭果係因瘵因蝨只要館長去保盡皆釋放否則悉斬之於是保出十之八九但殺男女百餘人越日有出城逃逸者爲賊所獲卽剪髮人賊怒以火烙火錐遍之問逼妖否不得已

逆道妖賊偽諭凡前蓄髮之兄弟姊妹俱由所保人送至貢院偕者同罪於是禁男子於十八房等處禁女子於兩旁大號毎日偽指揮偽侍衛偽將軍等輪班刑訊男女除端損杖責外或將手足反接背搊銅鑼用火燒之呼慘之聲不忍入耳或將衣服脫盡用鐵鍊燒紅向脛一盤但聞油漬鐵肉皆糜爛痛哭一聲大半昏絶或用火箸燒紅刺入股內或錐進穀道亦皆號哭萬狀頻至於死至吊指跪鍊猶其輕者必

使自認逼妖又牽扯他人而後已每日偽巡查送將一次擲於石板地上令人手抓口甜男子計自死百餘訊定死罪四百有餘女子在號簡之中輒有隨入聽使見色逼姦計刑死百餘自縊百餘餓斃百餘定死罪二百有餘外此男女仍須再訊請于東賊東賊本欲盡數殺之轉請于天賊天賊偽詔言體天父好生之德但殺兄弟百人姊妹數十人餘俱再訊先是天賊許可東賊必不可天賊欲殺東賊必不殺自示

上出也至是東賊恐衆須天賊而怨已乃出偽
詔盡行取保釋回謂僮此白人過妖蘇亦難逃天父
手段其無人保者殺計數男女二十餘人餘俱放出
小醜跳梁自懷疑畏乃以細故輒敢慘極非刑草
菅人命可謂窮兇極惡矣倘欲妄自尊大比擬不
倫尤屬罪不容逭惟冀兵自天來焚其巢穴然後
爲快

賊見人逃走皆由出城買物又見買者之多冀於此

取利乃立五市於北門橋不准人出城買物並不准在各街買物悉歸五市嗣因五市價騰貴者長毛不便又議罷

女簿書東賊逼取民女識字者充之以代已批判有傅善祥者金陵人二十餘歲自恃其才凡賊文書皆歸批判頗當賊意由是賊偽官均尙文有不合善祥式者輒批駡恃寵驕傲屢言老長毛狗屁不通忤東賊乃借善祥吸食黃烟枷發女館以禁之猶欲復用

也嗣善蘇病自爲文是東賊言素禁鴉片無以報答故盡心代閱文書夜倦不意爲妖魔迷濛吸食黄烟又蒙開恩不加重罪原擬釋放再圖報効詎知病愈不起恐難再覩慈顔謹將某月所賜金戒指兩個奉繳以表小妹之意無他幸爲垂鑒東賊閱之大驚詫即釋枷使僞國醫往視病愈善祥得隨意往各女館無所禁遂不知所終或曰逃去

傅善祥慧而能文惟惜其不能韜光養晦潔身早

去爲可恨耳

善祥得罪女簿書無當東賊意者有人以九妹聞乃强九妹入僞府九妹朱姓湖北人年二十歲有姿色能詩文爲賊虜依於廣西某女百長館中百長憐愛之凡東賊屢選識字女子廣隱而不列九妹名至是東賊大怒作天父下凡狀指出九妹某百長當五馬分屍其衆女官及衆百長均杖二百傳衆至跪於東賊僞府前問九妹識字否對曰否問百長匿衛否亦

曰否乃杖九妹三百問其一曰長對與九妹同立殺我百長挖其眼割其乳然後剖其心梟其首謂天父意所以驚衆也天大風雨乃免衆責九妹遂入僞府月餘九妹覔砒霜入勾結僞王娘將以斃東賊謀泄東賊怒乃假天父言殺九妹並同女館者九人

賊僭擬天父謬誕不經之詞憯斃無辜孱女之命風雨震怒足褫賊魂惜朱九妹捐軀圖逆遺憾千秋娥烈丈夫何以異

賊王帽由繡苑女館做進有女子以織布作天賊東賊帽襯糞屣之同館被嫌出首東賊怒令點天燈示衆點天燈以帛裹四肢漬油綁於桿上以火燃之辜其時女子受鞭杖已昏絕拋放樹下醒乃自縊遂殺同館知情不舉者七人

繡苑女惜逸其姓氏獨忠憤激發以糞友此元兇他非所計以同館者枉知大義貽害多人亦何益哉如朱九妹繡女之類俱以國賊捐軀他日請旌

諸公似宜請旌於朝庶慰忠魂於泉壤也幸甚
東賊怒女館屢欲殺巳且賊額不足令偽女官傳偽
諭城中姊妹悉于翌日五鼓各背被一條出聚寶門
裝館詐使女子出城旋下城門口點名凡有夫與子
在城内者仍令返館餘俱令出城將盡殺之也且得
以恣意擄掠女館剩物偽諭出閤城譁肰棄孩提於
河内及投水自縊計四五百人街市男女往來紛雜
或送衣物於男館或取衣物於女館號哭之聲動地

泥木停工奔赴女館禁不能止勢將內變北賊翼賊僭議請于東賊急於各街口傳偽諭言東王愛惜姊妹必不使盡出城就死不過派出大鄉姊妹出南門挑挖濠溝而巳是乃女官傳令訛錯也鎖偽女官數十於東賊偽府將殺之繼又言將杖之城內稍定次日傳偽令凡姊妹俱要赴小營聽講道理有一名不去搜出斬至則分五色旂令有夫有子在城內者立黃旂下其夫與子打先鋒遠出者立紅旂下霜婦處

女立白旗下其夫與子變妖逃去者立黑旗下其時
立紅旗人最多黃旗次之白旗又次之黑旗下亦有
一二千人以聽言不清誤立其下者於是僞侯立臺
上講道理言昨日非女官傳令之訛皆爾新姊妹聽
令之訛應斬姑援歸各邪所立旗造册送女巡查毋
稍緩講畢乃散後造册亦不及稽查置之而已
東賊以糧少欲盡驅女子於城外殺之亦何忍也
猶幸置之不然則含冤者多矣豈不痛哉

五月洋人至東賊不准入城書問東賊言爾同我教何以爾分男女館爾言天父下凡請問天父肉身未身可能一見如此類者數十條先是癸丑四月洋人至入城東賊媚以銀數十萬屬以不打仗十一月又至勸和東賊怒洋人遂去至是乃有此書候東賊覆東賊使翼賊與韋昌輝閉戶三日作偽詔聖旨[illegible]所言

西洋人素崇信天主教乾嘉時漸有傳廣於澳

閩粵之間者惟其教鮮
經例禁而止乃東賊得
尤無耻極矣惜西洋人
之勞以伸九伐天討之誅爲可歎耳
東賊連接湖南扎安徽各賊回書言所到之處米穀
俱無乃改議發米數男子牌面每日每名發米半斤
牌尾四兩女子湖南以前每日每名發米六兩湖北
以下三兩均以稻代悉令人食粥否則殺其時逃走

者多新附者少如廣西不滿千人廣東約千餘人湖南約三千人湖北約萬餘人安徽約萬餘人各省約數百人江西約三千人金陵不滿萬人鎮揚約二千人女館廣東西約二千人湖南不滿二百人湖北約二萬人安慶約二千人鎮揚約萬人金陵約八萬人此六月人數也

繕錄至此如果使知賊根不足即可厚集兵力極力圖攻金陵俾其無一門可與外相通而城中之

人豈能甘心餓斃厥後辦以擒渠獻馘之示[illegible]
餘黨之黨是或一策惟徵調甲備甚不易易姑試
於此或留俟運籌者之一助耳
賊僞典金官率衆出城自言奉令打先鋒僞守城官
疑搜其身各懷金數百乃鎖白東賊東賊大怒閉城
併各在僞典官衙凡有金者鎖入責院內有搜出大鄉
亦搜女扮男妝者數十因搜女館又得男扮女裝者數
十又搜得有孕者數十於是打金匠及各衙司一二百

餘人男女易妝及有孕者盡殺之
陽衆少且東賊多疑於是使大腳蠻婆上城頭守城
及挑糠出城使隨打仗賊後以備塡塞溝濠之用適
官兵大獲勝仗殺長毛五六千人大腳蠻婆或殺死
或就擒賊自此氣餒且紅單船業將上下江路欄絕
賊懼故有此一仗也此七月三十日閏七月初一初
二事
續聞賊糧不足趕女人八九萬出城至鄉圩割稻藉

此逃脫者數萬而斃於水餓死及爲强暴所虐不得
而死者亦不計其數餘在上新河立館賊仍朝夕驅
禁之城中於閏七月不發米亦使自割稻

嗚虖斯民何辜使其窮迫而無所歸賊轉塡于溝
壑一夫不得其所尙欲矜全況於婦女者有河沙
數之多一至如此賊之罪惡更不容誅矣

纔聞曾天養在岳州為官兵所殺賊衆歸韋俊曾水源於又七月東賊使往蕪湖誤期偽職石禎祥東殿調同使駐東垻為官兵所敗退回金陵城外閏七月官兵殺之白暉懷黎振輝亦俱為官兵所殺

扶風氏牖刊

逆名

噫盜賊之起蠱惑愚頑蝦假天言其信之者未識所由來也欲使人預知而不惑必實指其名顯著其罪俾無所隱而後可附剿逆名目略用傳聞七月記

洪秀全偽太平天國偽天王廣東花縣人現年四十三歲面潤鬚長身癡肥稍知盲詞筆意初至廣西挾折字法及命數偏蠱鄉愚武宣桂平人惑尤甚道光戊申己酉歲秀全自稱天父二子又以天父下凡時

楊秀清天兄下凡時蕭朝貴俾傳誕語蓋天王邪教
也彼竊其餘似邪其怪矣徃來平賽山欺誘頭民潛
謀不軌於庚戌年十一月初十日在金田倡亂僞號
太平天國天王時賊黨纔二三百人搶掠近處鄉鎮
官兵圍正急將就擒適廣東股匪楊元清張進齊等
招集亡命三千人附之勢遂猖獗咸豐元年辛亥竄
金竄入永安官兵圍之備甚乃有男行女行之禁偪
湖南郴州賊李嚴通作乱僞官兵進勦亦相附始錄

圍出男女賊僅存二千餘人女賊衣男衣得脫者不
滿三千人遂擾桂林一帶竄至長沙此壬子年事先
是湖南多股匪官兵分勦至是悉附秀全計二萬人
又招得掘煤洞蠻子數百人始有龍口一說龍口挖
地道也故長沙以前尚未能破城至長沙城始用此
法城幾破幸官兵救護斫死蕭朝貴賊乃退及至武
昌遂驗此法當武昌未破楚南股匪逃回十之七八
及十二月初四日城破乃宣傳天父天兄之語一不

轉相附和為其時粵東西約二千餘人楚南約萬餘人
新擄鄂州約三萬餘人又各省數千人次年新正沿
江直下於皖江一帶又擄數千人水陸並進官兵無
阻之者故不逾月至金陵又用龍口法遂破金陵城
時癸丑二月初十日也進城殺掠一空居制軍府燬
民居拓益其巢穴偽號王府周圍幾及十里性淫逼
取民女約五六十人偽府以內皆女子惟門男子守
門朝夕念讚美鑼數十面以惑衆飲食由出廚進送

生自入賊穴未見其出甚東賊楊秀清權重以軟禁之養天賊之一子六歲又一子新生賊傳八歲者係東賊子

以市井無賴游民顧敢首倡亂階爲禍若此之烈天固厭之惟纔草薙元凶以伸　天討之誅則大快人心耳

楊秀清僞東王九千歲廣東嘉應州人遷於廣西潯州武宣縣鄉現年三十二歲面窄青白色目常有疾

鬚微黃身短小目不識丁多權詐與西賊蕭朝貴隣
村而耕天賊洪秀全容結之妖言天父四子天生爲
軍師故僞號左輔正軍師嘗與西賊妻宣嬌私昵未
敗賊夥至不及避乃假作天父下凡狀謂賊夥曰宣
嬌我第六女秀清同胞妹嘗易姓楊蕭朝貴爲其妹
夫我命秀清即爲天下兄弟贖病也命宣嬌同秀清
即爲天下姊妹贖病也同胞兄妹同臥毋害衆勿疑
遂自號禾乃師贖病主眞以牛鬼蛇神煽惑亡命數

戰至庚戌年十一月初十日在金田與天賊倡亂瀚
攬天賊權自廣西至金陵悉聽其指使故僞詔皆冒
其僞號天賊尸位而已金陵城破孙任皇城將軍署
東門外大營僞子輙落尾上大驚滿營覓舊書與衣
與居不安乃徙於漢西門虎貫倉前街前兵黨巷使
何宅亦燬民居拓益之周圍六七里後山山也掘爲
池前街街也易以墻其僞府內外及飲食服食天賊等
性尤淫逼取民女不滿十七歲者三十六人僞號王

娘每夜入女館宿賊目稟事交女偽傳書盡遍取民女逼交黠者爲之計數十人意出東賊挑出女簿書姦殺人必先假天父指出某甲某乙某事當殺使賊衆驚爲神故又自號勸慰師聖神風殺必請于天賊然天賊曰殺東賊必不殺曰勿殺東賊必殺之謂出天父意也故常假天父語杖天賊四十又殺西賊父北賊兄及東賊兄楊元清妻以示威其出也惟主天賊偽府或登城他勿往也出則賊衆千餘人大鑼數

十對龍鳳虎鶴旗數十對絨絲鳥獸又數十對繖以洋緞五色龍長約數十丈行不見人高丈餘鼓樂從其後謂之東龍衆已大輿至輿夫五十六名輿內左右立二童子拂蠅捧茶謂之僕射與後偽相及衆賊官等百人從焉又繼以龍如前狀行乃畢每日早坐偽殿偽相一人偽尚書一人偽承宣二人偽指使二人以次侍見論賊事偽國醫補天侯進胗脈以哈朱一醫復焉覘已各擬方進乃退蓋東賊素弱淫無

度常病將就死少緩者留待獻俘也子二亦善病

東賊以田野鄰天其號淫嗜殺尤爲羣逆之冠聞今已爲他賊所誅固不足蔽其辜豈知天道精嚴疏而不漏故常假羣醜之手以合其互相誅殺誰謂冥冥可作天道無報哉

蕭朝貴僞西王八千歲廣西潯州武宣人年最少身長多力與東賊鄰營並耕天賊愛其勇與東賊同資給者故僞號右弼副軍師其妻楊宣嬌嘗與東賊私甘

受東賊愚假天父語宣嬌爲天父第六女已爲天父婿爲東賊貰妹夫轉誇耀於人而不之耻東賊僞詔僞諭皆附列其名得意甚所至無非亡命爭先其虐尤甚永安困首突圍出至長沙飛登城陴傷數鄉勇卒中鎗子爲官兵所斬無算成肉泥焉亦慘殺報也逆賊等轉謂天父惜其勞接上高天享福共相慶賀以惑衆天賊又加其僞號爲雨師先是永安分男女禁除天賊及東西南北翼賊外凡男女私雖夫婦必斬

而西賊父在長沙途中與西賊母合衆賊覺語西賊西賊語東賊遂同議斬其父母以詟衆西賊轉謂人曰父母苟合是犯天條不遵天命者不足爲父母也噫其頑逆如此狗彘不若矣子一五歲至金陵痘發死宜嬸遂入東賊僞府

案西賊蕭朝貴最悍而狡狠也當圍長沙時西賊盡爲城頭礮子所傷亦並非戰鬥時也嗣賊去賞有人掘得其屍梟首焉僅以紅呢夾衾裹埋之

飛登城陴被殺者當是他賊此係賊掘地道城因

而拜陷故有此一戰也惟介鶴所記與此稍異耳

僞雲山僞南王七千歲廣西潯州桂平人年三十餘

面陋身中初讀書入文學與天賊接恨見之晚遂相

與密結造僞書惑衆愚頑信爲神喜衆賊非鄉愚即

偸竊及倡優修足剃頭諸腳色忽見所造十天條僞

太平軍目僞太平禮制天父詔書皆謂加此奇才向

非天生何以至此南賊自稱天父第三子僞號前導

又正軍師倡亂以來用兵詭譎幾於不測所有偽諭悉出王裁追永安突出至桂林在途為大兵亂所死逆賊等亦謂上高天享福矣天賊又加其偽號為雲師無子弟一十九歲襲偽職備數焉其妻妾亦為東賊所據

馮雲山殆羣醜中之罪魁也其所造偽書肆行煽惑以致流毒無窮況身為文學顧敢悖逆若此以螳臂於行險僥倖中妄希富貴何殊燕雀處堂燎渦

飲鴆曾幾何時而身首異處亦見天道之恰報一

爽也可不畏哉

韋昌輝原名正僞北王六千歲廣西潯州桂平人現年二十九歲面窄黑黃色微鬚身長瘦性奸猾稍識字家務農衣食尚足曾納監天賊等密約作亂遂惑焉妖言爲天父第五子故僞號後護又副軍師自金田倡亂率賊出隊及賊中事無鉅細悉出其令金陵被入城住中正街李宅內有園亭故毀民居尚少至

是凡欲言於東賊者必先告之爲轉達焉事東賊益倨與語則扶幃以泄論事不三四語必跪謝曰非四兄敎導小弟肝腸嫩滑州鄉語猶言學淺也其兄恃其行與東賊妻兄爭宅東賊怒欲殺其兄幾北賊議罪北賊請以五馬分屍謂非如此不足以警衆凡賊取物請蓋其僞印爲信其統下僞相僞丞宜僞尚書猶有權其僞丞護僞典典統下其約千餘人東賊以北賊豎之故分其權于翼賊天賊又加其僞號爲當

師其出也賊從滅牛於東賊蟠龍其飲食亦須[illegible]

劉傳入遇取民女十四人亦僞號王妲子一七歲

案諸首逆大都一邱之貉鮮不同惡相濟者惟以

胞孔之親處之極刑以求媚於人則禽獸不若矣

其稟天地乖戾之氣所生可知況賊類無不逼取

民女者尤足寸磔藉爲巾幗吐氣爲快耳

石達開僞翼王五千歲廣西潯州武宣縣人現年四

十三歲面略白鬚微黃身中性較和平家稍裕天賊

等欲為亂若無資聞翼賊富與南賊密訪之妖言遂開為天父第七子當為王偽號左軍主將翼賊遂信而惑焉願以家資從尋而膽最怯率隊日少其前事衆賊與北賊等東賊藉以資倡亂亦怨其行事癸丑五月安慶再陷秋東賊命翼賊往守翼賊稍易東賊苛制皖民少受害東賊懼其得皖人心趣之歸調韋賊秦日綱繼訛言北賊勞心甚使翼賊代北賊事藉分北賊權使翼賊亦不得專制於皖[illegible]

新廣甚多僞相僞承宣僞尙書僞恭䕶僞典與僞典與約計二千人當金陵城破居大中橋劉宅未燬民居白安慶四僞狐鬼祟乃移於上江考棚並前安義道王宅及邪園居之天賊亦加其僞號爲電師其出也賊從又減於北賊其飲食亦由外傳入逼取民女七人亦僞號王娘一子幼

從來倡亂者大率藉貧於有產之家而愚以非常富貴此其故智也乃石逆甘墮賊之術中卒成萬

劫貢贖之罪亦何愚之甚也於群逆中稍覺其寬栱介御訊其胞怯何賊中獨推其督戰之能則彌天之惡更不可追矣

秦日綱偽燕王千歲廣西潯州人約三十餘歲面中巴黃鬚身中業豆腐首從東賊倡亂自金田至武昌先行貼偽示者初授偽天官正丞相金陵破入城居中正街韓宅癸丑七月東賊令攻所虜安慶民女爲偽嬪貞人十二月因遷賊得皖人心加日綱偽號頂燕

報国頂天侯使往代翼賊守安慶少變翼賊所行
新虜約二千餘人東賊又以此忌之乃調羅大綱往
替日綱歸東賊分取其統下偽將使等為偽東叅護
偽東典輿以少其衆甲寅五月東賊聞湖南及黃河
賊為官兵破滅欲使北賊前往又恐北賊去而不返
乃以日綱為偽燕王天賊又加其偽號為霜師使代
北賊上游之行去後因紅單艇船在三山營上下冲
擊截殺乃率衆賊急返金陵接濟揚帆直下至烏江

爲紅單艇船擊沉無算獲其僞印及帽意其死矣嗣知燕賊落水逃往和州其僞貞人至是改爲妃子一

四月生

燕賊罪貫身猥虎之叢無非助紂爲虐仰人鼻息亦何愚也河伯不速其死安知非罪重責輕留以獻俘耶

胡以晄僞護國侯廣西潯州人與天賊交最早其妻爲女僞丞相在東賊僞府現守廬州甲寅五月東賊

玆亂竄河北援以晄為偽豫王天賊又加其偽號爲
露師將使往河北以通南北糧道旋開六安州爲官
兵克復削去偽王號

案天賊每以雨露霜雪之類加人偽號不知此類
皆轉瞬卽滅之象此天之所以預兆其速亡也若
胡以晄之妻為女偽丞相當是爕理梳席陰陽之
故不然何以有此笑稱豈不怪哉

陳承鎔偽興國侯廣西潯州人約三十餘歲金陵破

為地官副丞相後授偽侯任巡道署其人不識一字
賊大小事俱由轉達可笑之至
黃玉崑偽衛國侯廣西潯州人四十餘歲與賊岳也
居鄉稍知文字略明白人情自金田倡亂賊舠令
牛由玉崑定初爲偽左一檢點後授偽侯凡賊訟事
俱經判斷甲寅四月燕賊牧馬某甲坐門前見東賊
同庚叔身未起賊叔怒鞭某甲一百送燕賊未及問
即赴玉崑欲玉崑加杖焉玉崑謂既鞭可勿杖轉爲

勸慰賊叔愈怒推倒玉崑案訴於東賊東賊怒促
賊拘玉崑而餙職僞與国侯陳承鎔僞燕王泰日綱
鬧之相率辭職東賊大怒鎖三人發北賊杖日綱一
百承鎔二百玉崑三百某甲五馬分屍玉崑杖後夜
投水救起削去僞侯爲伍
案逆賊之叔是何族類而妄自尊大若此况禮數
細故何至輙處人以極刑即黃玉崑尚不願作賊
亦復强入爲之是東賊之惡殆擢髪數矣豈勝

道哉

盧賢拔僞鎮国侯廣西潯州人約三十餘歲東賊妻兄也陷九江廬州等處俱亡命爭先授僞侯嗣與其妻私有孕東賊怒其犯天條削僞侯爲伍

盧賢拔使非東賊妻兄則早戮之不僅削僞侯爲伍矣緣專起釁倫因而獲罪可發一㗛

李國擔僞補天侯廣西人初貿易藥材於庚戌年從賊遂爲僞國醫至金陵加僞丞相職東賊病各擬方

偽中國瑤選用東賊目淅雖保吟姓稱賢愈而刁
時瑤授偽侯
李哈惡俗惡庸流卑鄙無足道者假以忠義之
士陷此何難同心戮之然須積之以漸出其不疑
亦可殲此元兇為天下除害矣
楊元清偽東國大宗兄偽丞相職廣東嘉應州人約
三十餘歲與范連齊等同一股匪賊衆約三千人庚
戌年八月初十日倡亂為官兵追勦竄入廣西適東

賊等於十一月初十日起事遂附東賊認爲宗兄弟其妻爲東賊僞王娘役使至湖北其妻言夫妻分在兩處不及阿叔尚能夫妻同處東賊怒其出言怨望殺之元清遂不復用

楊元清以眷屬入顧甘心從賊妻孥於不問誠何心歟此天之所以深惡其謀爲不軌之徒而奪其魄故令所爲如此可不儆懼乎

楊永清僞東國王宗兄元清弟僞丞相職約三十餘

嵗嗜酒不問賊中事

嗜酒不問賊事頗佳惟阿娘被殺則亦更不復問可知如此醉生夢死尚復身居賊中豈不可笑

楊國清偽東國七宗兄元清弟偽丞相職約十七八嵗尚不預賊事

葉俊偽北國宗兄廣西潯州人偽丞相職隨北賊至金陵東賊使守九江

石禎祥偽翼國宗兄廣西潯州人偽丞相職約二十

餘歲性最强好勇善待下多得亡命賊東賊使守漢
江
曾水源偽天官正丞相廣西潯州人約二十餘歲居
鄉家稍裕性和平凡東賊事代批代行每晨見東賊
議事者
林鳳祥偽天官副丞相廣西潯州人劇盜也從賊爲
先鋒從至金陵東賊使黨河北至山東不知所終林逆居連
鎮五年爲大兵
攻破擒解都中

案朱字下至爲字中間損去數字今仍照原本錄之以存其眞也

曾釗揚偽天官又副丞相水源之姪約三十餘歲口徑面斜性奸利稍識字副水源理東賊事並循賊偽詔書

李開芳偽地官正丞相廣西潯州人作盜數載從賊創亂最亡命東賊使從林鳳祥據河北至山東聞爲官兵所滅李開芳經僧王擒獲解京凌遲處死

黃再興偽地官副丞相廣西潯州人約三十餘歲身

矮面陋凡𢽾賊事代批代行每晨見𢽾賊議事者
羅秘芳偽地官又副丞相廣東嘉應州人自稱文童
約三十餘歲身癡肥先數年至州入童子試爲搶手
庚戌年爲賊所擄賊甚垂之防其變妖變妖猶言逃
走也凡批賊事代批代行每晨見批賊議事者

羅秘芳雖遭賊擄究屬業儒惟大義昭然竟肯甘
心助惡則悖逆甚矣如該逆固不足惜然聖賢書
爲此輩讀之爲可痛恨耳

蒙得天偽春官正丞相廣西潯州人逼選民女抄出

得天先定有藏匿者則率偽巡查偽將使往搜焉

冢蒙逆專司逼選民女殊屬丧盡天良況益以搜

索民何以堪尤為罪大惡極誠撲萬磔以懲其狐

假虎威逢逆諂媚者之無耳

黃超芳偽春官副丞相廣西潯州人初爲托賊偽尚

書見人不知所措但問旁人曰彼何人而已

賊中若黃超芳類頭顱可啞者止復不少加以服

喪詭異何殊沐猴而冠魍魅羣醜聚於一堂而牛
鬼蛇神足以盡之矣

何震川偽夏官正丞相籍西濟州人約三十餘歲自
言秀才略知文墨初爲偽左史偽東賊試取爲偽探
花性褊急凡詔書半出其手屢爲賊試文

何震川既自言秀才又復略知文墨其爲素不安
分淺陋鄙俗可知惟謀反大逆豈可嘗試乃亦甘
心爲之是其汨沒天良已非一日他日弋獲定當

碎屍萬斷庶幾快人心而彰　國憲也

胃錦謙偽夏官又正丞相廣西潯州人自揚州回金陵至七橋孔扎營未成爲大兵所敗燒燬壁壘不能居東賊乃使寬瀛河北至黃河爲大兵抬鎗所傷潛逃至廬州創甚不起東賊又使之安慶養病聞至今不能行走

胃立璿偽夏官又副丞相廣西潯州人自揚州回金陵東賊使寬瀛河北至黃河爲大兵所撓敗入水死之

曾天養僞秋官正丞相廣西潯州人性和平得衆心癸丑七月東賊使陷饒州瑞昌及守黃州甲寅三月竄入岳州即留守

白暉懷僞秋官副丞相廣西潯州人常隨石楨祥竄陷各處

陳宗揚僞秋官又正丞相廣西潯州人常爲東賊僞承宣輪班東賊僞府居頭門偏房其妻爲東賊女承宣傳事出遂入頭門屋得私焉後爲東賊所覺又通

其妹繼又欲逼其偽王娘妬奸事破鬬於東賊大郎時宗揚已爲僞丞相將赴安徽船泊上河東賊僞作天父下凡指出拿回並殺之

狐巢鼠穴之中宜有此曖昧鬼魅之事惟東賊每入人罪狀必假天父下凡亦何虛誕醜惡如此使知天高聽卑則東賊求死猶遲尚何詐偽之有

陳宗勝偽秋官又副丞相宗揚弟自揚州回東賊使竄河北爲官兵所敗又使竄湖南又敗薙髮逃王岳

州東賊使何爭並往取回殺之

羅大綱僞冬官正丞相廣西人初爲股匪之一得衆賊心故賊爲大綱用命者多亦稍有謀略而無武藝自附東賊屢爲賊先鋒尚不過於擄掠所至易前破金陵東賊使陷鎭江即留守嗣調守安慶等處

賓福寿僞冬官副丞相廣西人居鄉業木匠金陵破入城凡修造皆由福寿管領授僞職

夏相風僞冬官又副丞相廣西人金陵破爲僞指揮

加偽秋官丞相與賴漢英同竄江西官兵防守甚[illegible]
得破東賊削其職甲寅春東賊聞湖南賊又爲官兵
所敗乃授偽冬官又副丞相使往援廬嗣使燕賊往
安徽又調回使尾燕賊後
鍾芳禮偽殿前丞相廣西人居鄉貿易錢米天賊屠
至其家芳禮獻錢米故至金陵初爲偽侍衛旋爲偽
恩丞相總理機匠雜行
黃爲正偽殿前丞相廣西人初隨天賊南賊往來平

梁山誘惑愚頑者故至金陵爲僞丞相剖理機匠

侯閏伯僞殿前丞相廣西人綜理鑄僞錢

黄文安僞殿前丞相廣西人總理魚塘菜園地

曾錦發僞殿前檢點廣西人癸丑理賊中大小事機

亡命爭儀徵三汊河爭先爲官兵礮打死

胡海隆僞殿前檢點廣西人副玉崑理賊事初玉崑

理賊營事及加僞侯乃以海隆分理賊事轉遷僞侯

僞王

林錫保僞殿前檢點廣西人由僞點稍授僞檢點因洊陞事繁以錫保同理其事

陳享詩僞殿前檢點廣西人初爲賊中僞糧官竄擾州因於城中數月逃回投僞檢點現守安徽

唐正財僞殿前檢點湖南人船水手自湖南從逆至金陵總理水營事僞水指揮癸丑冬至湖南岳州及湘潭擄木料及船隻數百掠逼水手二三千人返金陵遂授僞檢點甲寅使與陳宗勝再竄湖南爲官兵

所敗退回安徽

陳德隆偽殿前檢點廣西人帮錫保海隆理賊事

周勝坤 鄭春園偽殿前檢點廣西人同

黎振輝偽殿前指揮廣西人三十餘歲極亡命在湖南官兵搶傷其一目猶不自悔至六合又為官兵所敗幾死逃回授偽指揮

黃超鳳偽殿前指揮廣西人自揚州逃回授偽職

何錫埝偽殿前指揮廣西人自揚州逃回授偽職

葉輯五偽殿前指揮湖北人前在武昌以舉命虜門
至金陵爲黃玉崑書使嗣爲偽捉中開指揮因與賊
意不合改偽職

黃任暌偽殿前侍衛廣西人性奸猾好杖殺人

黃国典偽殿前侍衛廣西人魔而刻見女館有以孫
女飯其祖父者国典怒其犯天條枷而杖遥使供認

李嚴通偽殿前侍衛湖南人郴州股匪爲官兵追勦
永安附東賊時東賊正困得嚴通出

鄭陞福偽殿前侍衛廣西人由偽糧官加偽恩丞相授偽侍衛人稍和平得衆賊心

周才大偽殿前侍衛湖南人粗知文墨至金陵為偽巡查設立牌尾老弱殘廢借活數千人嗣授偽侍衛使赴安慶寄處

陳桂堂偽將軍廣西人初為偽總制守東門謀內應獻門嗣調水西偽將軍遂灰心仍魘於賊

黃九利偽將軍廣西人黃程芳之姪由偽總制保授

偽將軍
陳丕成偽將軍廣西人年最幼不滿二十歲最亡命
能得衆賊心統下賊常千人
傅學賢偽東殿尚書廣西人約四十歲初爲偽承宣
繼授偽恩丞相又爲偽尚書性極刻毒凡用火焰火
錐皆由學賢始
李壽春偽東殿尚書廣西人與學賢性相等
賴漢英偽東殿尚書廣西人原籍江西前爲偽夏官

副丞相東賊使竄往江西省城未破東賊疑之遂革
偽職今又復爲偽尚書
劉逆廷貢士與侯謙芳吉成子盧賢才李興敬侯成
俱皆偽東殿尚書均廣西人
姚茂鴻偽北殿尚書廣西人性稍和平而迷魔亦甚
徐茂功偽北殿尚書蘇州人以綢緞貿易湖南病居
求走脫爲賊虜以書當北賊子燕援偽職仍以病辭
張有勛偽北殿尚書湖北人偽鄉試探花六月東賊

充為湖北偽副掌試官

措合爭偽翼殿尚書安徽望江人邑庠生癸丑十月自投賊為賊王稱故授偽職

韋術編偽翼殿尚書廣西人雖迷惑不醒而理賊事尚無大權

楊在田偽翼殿尚書湖北人偽天試翰林自求為偽尚書者

周北順偽翼殿尚書湖北人甘心從賊偽賊謀事張

炳元爲織之賊殺北順
曾鴻勞陳奇志皆僞東殿承宣廣西人
何梓金僞北殿承宣廣西人二十餘歲最亡命隨北
賊至六合江西窺我水營爲官兵所虜殺
傅少階僞殿前詔書湖北人僞天試會元
胡仁魁僞殿前詔書湖北人僞天試翰林
胡盛培僞詔命湖北人自言庠生欲逃賊禁出城故

何[illegible]光偽殿前左史廣西人偽東試翰林粗知文字
鄧虎廷偽殿前右史廣西人在湖北始附賊張炳元
羅織其名賊殺之
黃期陞偽朝儀廣西人賊講道理半出期陞癸丑十
月至貢院傳人聽令曰爾等幸有天王天王為天父
第二愛子救爾等世人爾等俱要報恩報恩若何苟
伏殺妖是第一報恩事也現在無妖可殺無以報恩
細思爾等有衣各要獻貢天王毋匿匿則殺閉目仰

面說來亦若不能止笑者

僕成身實小寿皆偽侍臣廣西人

吳可億譚順天皆偽總聖庫廣西人由湖北典舖爲賊擄禁不得出城者加偽恩丞相各擁貲金數千他物無算

陳讚明陳棣香皆偽副聖庫湖北人由湖北典舖爲賊擄禁不得出城者

侯衡選曾永隆謝應本皆偽典聖庫廣西人

僞游武僞總典辦廣西人其統下欲逃走者悉縱之又以他人補數凡欲逃者半投統下現加僞恩丞相

段可元僞副總典買辦廣西人亦加授僞恩丞相

黃爲綱僞總典聖糧加僞恩丞相廣西人初爲僞東殿承宣以其爲東賊姑丈故加僞恩

黃河芸僞出聖糧爲綱姪最迷以邪不悟者

羅玉衡僞出聖糧廣西人本劇盜好摟索衣物然亦常與人衣物以要結眾心

傅忠信僞出聖糧廣西人本爲剃頭以季秀叔乃授僞職

鄭衍宣僞出聖糧湖北人任安慶省城

盧益林僞入聖糧廣西人東賊使黨湖北至山東爲官兵所殺

張朝文林朝僞皆僞入聖糧廣西人任安慶黄州亦加授僞丞相

孔運齊僞丞相入聖糧廣東人初隨楊元清作乱繼

附東賊用寅七月初一日在金陵東門外爲官兵所殺

陳式武廖盛富皆偽軍中聖糧湖南人式武本販鹽極亡命屢受賊杖有投誠意

秦日蘭偽典鉛碼日綱兄加偽恩丞相

陳国良偽典鉄廣西人原係打鉄匠

黃炳權偽典機匠將軍廣東人由金陵附賊機匠之設自炳權始

黃開元僞典機匠總制湖北人年二十餘歲優人也賊變之使典柴薪得出城凡逃逸者半爲開元銷冒杖責索物獻貢甚至喪命嗣爲典機匠其婦人供開元通妖逐五馬分屍

吳文俊刀日替僞春人廣西人皆米舖舂米之徒

劉文飛曾永祥陳來雲余文章黃祖賢胡復揚邱一

珍曹老老皆僞東衆護廣西人

曾亭典僞北衆護廣西人性嗜酒亦狠毒

侯立超劉開仁黃貫愚皆偽典天輿廣西人立超右
手偽官兵傷去二指而亡命如故
覃維邦朱得勝胡鎮海皆偽典天輿廣西人
劉晉山偽國醫湖北人張炳元羅織其名賊殺之
嚴定邦偽東試翰林江西人由湖北附燕王為全謀
者張炳元羅織其名賊殺之
楊朝福偽鄂試狀元安慶人東賊使往湖北漢口偽
偽正掌試官

武士薫爲天試狀元和州人東賊使花安慶爲正掌
試官因出五經題賊怒目爲妖降爲伍
劉仁富僞典天厨梁用潮僞典東厨皆廣西人
黃泉祥僞巡查廣西人理女館事稍存寬緩惜無措
之智
陳繼曾吳可興李珍李紅進農世青吉
僞巡查廣西人

金陵紀事畧終

扶風抓